醫門棒喝

醫門棒喝卷之三目録

醫門棒喝卷之三

會稽虛谷章楠著
受業孫廷鉦震遠參訂
山陰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素問辨疑

嘗考靈素內經、雖爲醫門之書、凡三才生化之道、包括無遺、而辭簡義廣、精蘊難窺、又兼世遠年湮、多亥豕之訛、若不得其解、闕疑可也、設上下文足以相證

而疑誤顯然者、據理辨之、以俟明者論定、倘不體會本旨、使上下融貫、合乎義理、而率憑臆見以解釋之、則穿鑿支離、失之遠矣、近有淮陰吳鞠通先生著溫病條辨一書、其下焦篇有一條云、秋濕內伏、冬寒外加、脈緊無汗、惡寒、身痛、喘咳稀痰、胸滿舌白滑、惡水不欲飲、甚則倚息不得臥、腹中微脹、小青龍湯主之、其自註曰、此條以內經有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之明文、故略示門徑、經謂秋傷於濕者、以長夏濕土之氣、

介在夏秋之間、七月大火西流、月建申、申者、陽氣畢伸也、濕無陽氣不發、陽伸極、則濕發、重人感此、至冬寒濕相搏而病矣、雖古經脫落燥論、喻氏補之、誠是、但不應擅改經文、謂濕曰燥、是不明六氣運行之道也、蓋經所言、乃秋之前半截、喻氏所指、秋之後半截也、余按此說、大乖義理、而評者反贊美之、以爲新奇、眩惑後學、不容不辨、夫經言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兩句、註疏家、或解作濕鬱成熱、熱傷肺而冬咳嗽者、猶

為似是而非今鞠通作外寒內飲解則相去更遠所云脈緊無汗惡寒身痛者卽仲景傷寒論之文也喘咳稀痰等者卽仲景敘小青龍湯證也小青龍湯仲景原為傷寒挾內飲者設義詳本論毋庸重贅乃鞠通特欲引證內經之文而敘仲景之論加以秋濕內伏冬寒外加二語殊不思仲景但云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其水或因暴傷或係久蓄皆未可知仲景並無明文且水係有形之飲濕為無形之邪迥然不

同以其水蓄於中肺氣逆不能降故或咳或喘因肺不能通調水道三焦氣化不宣故或腹脹而小便不利也若濕邪爲病雖亦小便不利而體重發黃肢節痠疼等類亦皆仲景明文未嘗見有咳嗽者奈何以飲作濕將仲景治傷寒挾飲之法以證內經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之文可謂張冠李戴矣此其一也夫言陰陽進退者不出乎大易子月冬至一陽來復則陽進陰退至巳月而陽極以象乾卦午月夏至一陰來

第一卷六氣陰陽論後答問中辨析尤爲精詳更宜參看

姤、則陰進陽退、至未月、陽雖退、而氣尙盛、故與陰爭、爭則有勝負、陽勝則熱、陰勝則濕、濕熱蒸騰、乃名爲暑、故經曰、先夏至爲病溫、後夏至爲病暑也、暑者陽盛於外、陰長於內、如姤卦而至遯至否、陰進之象也、譬如火烈水沸、則濕氣橫流、故長夏未月爲濕土之令也、至立秋後、陽漸衰、若否卦之象、不能與陰爭、如火力微、則水不能沸、而濕氣遂收、然火力雖弱、陽燄猶存、則反化燥、故秋爲燥金主令也、此陰陽進退、氣

自午月陰生而陽退陰進至未而申豈非陰氣伸乎若反謂陽伸則春令寅月當陰氣伸矣何以名三陽開泰乎顯然悖理而評者反贊美之冗不可解也

化因而變遷、皆出自然之理、非有所造作於其間者、月建申、是陰氣漸伸也、今云陽氣畢伸．豈有陽已退位、其氣反伸之理、若謂秋令陽氣方伸、則春令陽氣當退、何以發生萬物、恐無是理、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則春風夏暑、秋燥冬寒、爲四時之正令、經舉四時之氣所傷、以明過時發病之理、豈可將秋分作兩截乎、且如所云、古經脫落燥論、其所指爲秋初之濕、然則應言秋初傷濕、不應言秋傷於濕、既謂秋傷於濕無

反覆推勘全無義理

訛、若補燥論、又當言何時傷燥乎、未免自相矛盾、就如所言、秋初傷濕、冬生咳嗽、然則秋末傷燥、又當何時發病、病應作何病乎、再四推敲、實無義理可通、此其三也、當秋初時、以長夏餘濕未盡、容或有之、若即謂經指此而言、試思歲運有太過不及、客氣有遷移不常、或冬多溫而春多寒者、亦常有之、經何不言冬傷於溫春傷於寒乎、奈何不顧上文、此其四也、今即以上文證之、岐伯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

獨具慧眼自來註疏家皆未覷破奇哉

爲飧泄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皆言傷正令之邪而過時發病之理惟秋爲燥金主令而獨言傷濕夫濕土旺於四季而令主長夏非秋之氣則訛誤顯然但從來諸家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各執己見卒無定論獨嘉言喻先生直斷濕爲燥字之訛誠爲千古卓識矣但又謂經文脫落傷濕一節乎則以爲不然何也蓋風寒暑濕燥火原有六氣若謂脫落傷濕一節則火之一氣仍無着落豈以經文簡質舉四氣以配四

時義已包括無遺何則緣君相二火正當夏令火盛濕動則名暑今言夏傷於暑則火濕二氣在其中矣其所以歷舉四時者蓋示人當知凡病不獨時邪又有伏氣發病之理勢有必至者假如夏傷於暑至秋涼風外束其邪淺在經膜間者則發爲痎瘧或內入於腑者則爲腸澼滯下等病皆可類推而知矣此經之辭簡而義廣者也至於咳嗽不離肺病而致咳之由火燥居多即感風寒而咳者亦邪束內燥之故試

一語破千古疑案遂爲千古定論以嘉言之卓識猶見不及此甚矣讀經之難也

內經論咳分五臟六腑結云此皆聚於胃關於肺則凡咳嗽必

不離於肺病也

脾爲濕土濕病屬脾必無咳嗽肺爲燥金燥病屬肺無不咳嗽至理不移則經文訛誤豈不灼然可見乎

觀仲景之麻黃湯中用杏仁以潤肺燥理可見矣若濕邪爲病證狀雖多少有咳嗽者以濕爲陰邪下先受之脾土所主病在肌肉即使久延必致腫滿痲痺身重痠疼皆脾家之證與肺無干焉得有咳嗽乎可知濕之一氣既非肺臟之病又非秋令所主其非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之謂矣若感燥氣則無不咳何也以肺爲燥金秋爲燥令二燥相合肺液日耗至冬外寒驟加水冰地裂風燥益甚燥極化火火必剋金欲

釋經所以明道而濟世也若臆見穿鑿聚訟紛紛反晦經旨是爲害道而惑世矣今引經證經疑義自易辨析而至理顯明庶可羽翼軒岐之道善讀書者自具慧眼蓋[illegible]原恕也

求不咳得乎此所以應言秋傷於燥冬生咳嗽理勢之所必然者經之訛誤顯然而喻氏卓識非同臆見胡可輕訾哉又考生氣通天論曰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爲痿厥此濕字疑亦燥字之訛蓋痿證之因不一其因於燥者屬肺因於濕者屬脾今言上逆而咳明是肺病燥邪不應言傷於濕非敢臆度以經證經其理自明按本論之前曰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爲拘弛長爲痿此論痿之

因於濕者、以濕蒙清陽、頭目昏重、如被裹之狀、濕淫筋脈、則軟短弛長、爲拘爲痿、濕屬於脾、與肺無干、故不咳也、又按痿論曰、五臟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論痿之因於燥者、夫肺熱而至葉焦、其燥極矣、必致於咳、經不言咳、蓋省文、以專論痿故也、昔賢謂有聲無痰名咳、可見咳者燥氣也、由是觀之、通天論言上逆而咳、發爲痿厥者、與此條之肺熱葉焦、發爲痿躄、豈非同爲肺臟之燥病乎、若果傷濕、則如前條所云

一語爲讀書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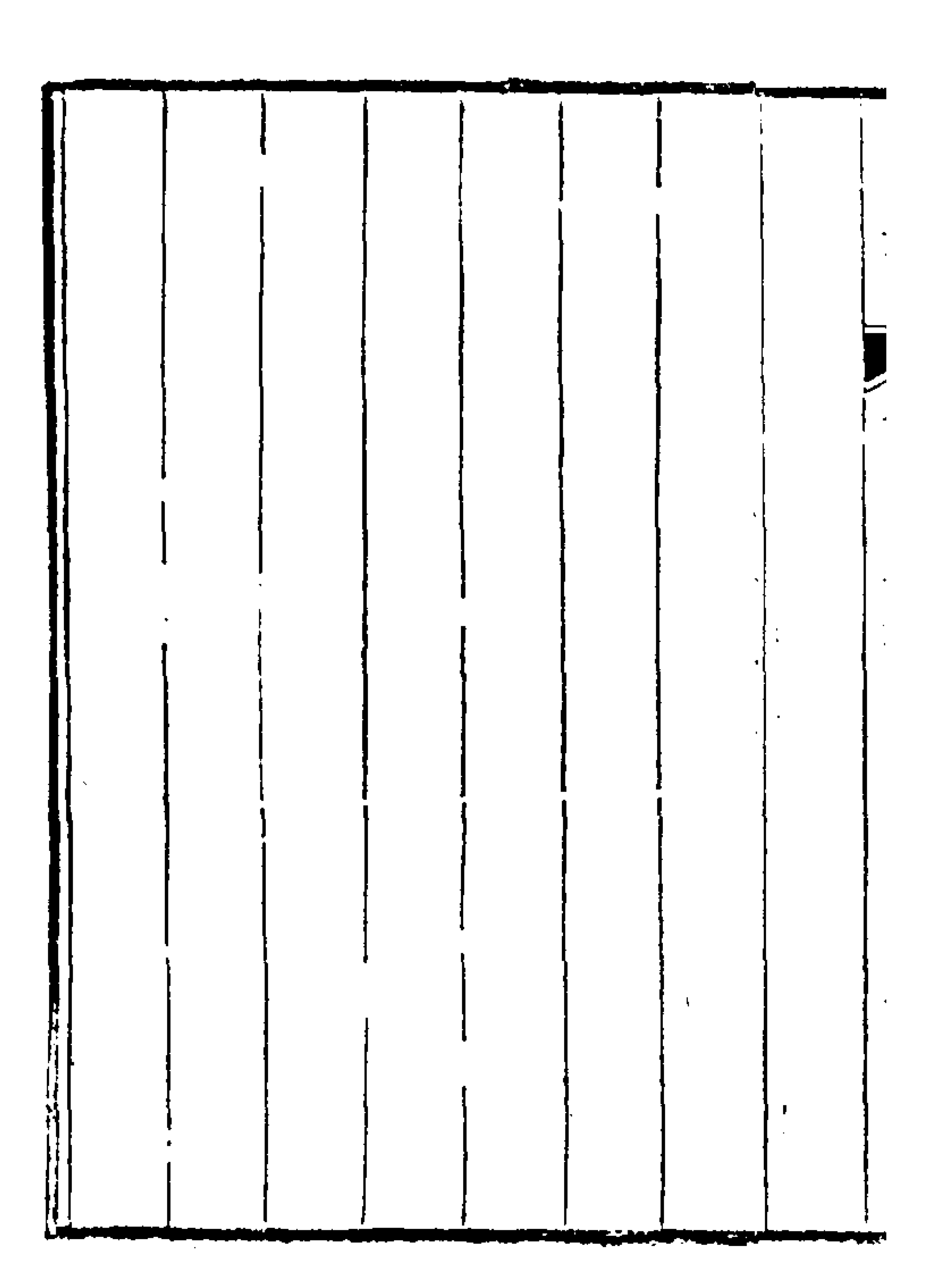
必然如是

爲筋病之痿、而無咳逆可知矣、況秋爲燥令、其濕字之訛、更可見也、茲附及以質高明何如、又有吳門薛生白先生、節張氏類經爲醫經原旨、頗有正誤之處、惟言靈素之文、似秦漢人所作、中有以酒爲漿之語、而儀狄造酒、在大禹時、可知非軒岐之書也、余按此說、雖爲高見。但讀書當信其理。不可泥其文。上古結繩而治、刻竹爲書、流傳典誥、義奧字奇、必經後人翻經、編輯、而潤色之、或有後人評註贅語攙混於中、則

實語確切

多不類之處若謂非軒岐之書斷不可也試觀其論陰陽五行生化之道八風六氣疾病之變臟腑經脈腧穴之詳針砭藥餌治療之法以及天時地理風土人情莫不詳盡而明其至理眞所謂造化生心宇宙在手者也非天生神聖其孰能之夫理本也文末也安可泥其末而昧其本哉知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乎

可稱妙人



論景岳書

是稿甫就、有同道者見之、纔寓目、卽勃然大怒曰、才學如景岳、前古罕有、後世無及者、誠醫門之柱石、子何人、而敢妄議、有頃、余徐謂之曰、君少安無躁、試細閱終篇、如果余言爲妄、不妨一一指駁、余最虛心、不敢自負、若承指示至理、必當終身師事於君、乃翻閱終篇、不發一語、逡巡而去、倘當世明賢、指余疵謬而教誨之、誠斯道之幸、不獨

余之幸也、

竊觀景岳先生、才宏學博、平生著作數十萬言、如傳忠錄中、發明頗多、有功醫學、惜乎自矜博洽、少反約之功、率憑臆見、逞筆武斷、不覺毫釐千里之差、雖懷濟世之心、不免功過相半、跡其醫易大寶論等篇、皆似是而非之說、全書之病、實原於此、以至理未明、故不識陰陽六氣變化、人生稟賦源流、不識六氣之變、故論外邪證治、不切於理、而偏涉於補、不明稟賦源

固執一隅之見不悟全經之理乃至毫釐千里之失蓋詳而不精雖博而不知返約之道自負自用則涉於偏曲不自覺其非而反以人爲非也

流、故論先天後天皆錯、而內傷證治、偏執扶陽、雖有發明之處、不過內經一節之旨、其陰悖經義者實多、余故謂其功過相半也、特以議論風生、滔滔不絕、淺學讀之、目眩心驚、無不歎服、奉爲圭臬、且如景岳之論虛損、猶有似損非損之辨、戒勿誤補、乃今之誦景岳者、不分內傷外感、但云補正、即可去邪、遺人殃禍、又爲景岳之罪人也、猥余淺陋、何敢妄議先輩、因見流弊日深、莫可底止、略舉數則、以表之、俾誦景岳者、

取其長而舍其短則其道益彰而流澤無盡自亦先生濟世之本懷也卽如其論瘟疫云

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溫病卽傷寒也然傷寒有四時不同如冬感寒邪而卽病者爲眞傷寒其有寒毒內侵而未至卽病者必待春溫氣動眞陰外越再觸寒邪其病則發故至春犯寒則發爲溫病至夏犯寒則發爲熱病亦猶傷氣者遇氣則病傷食者遇食則發其義一也

眞陰外越之句亦殊不可解

夫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言伏邪內發、與瘟疫之由時氣穢惡釀成者、逈異、余於溫暑提綱分析已明、豈可混論、其伏邪化熱、乘春夏陽升、自然病發、豈待感寒而後發哉、且夏令焉有如冬之寒氣乎、乃比之以傷氣傷食、不切於理、且未知六氣變化之道也

又云、瘟疫本卽傷寒、無非外邪之病、但染時氣而病無少長率相似者、是卽瘟疫之謂、

古人所以各別其名者因其邪異病殊治法不同誤則殺人今云瘟疫未即傷寒無非外邪反教人不必細分而混治之是授人以殺人之具也可乎

既名傷寒、則非瘟疫、雖同爲外邪、有陰陽六氣之分、氣殊病異、治法迥別、若時氣者春風夏暑秋燥冬寒、暑病風病燥邪寒邪、各有本名、豈可概指爲瘟疫、使牽混誤治、害難言盡、

又曰傷寒瘟疫、俱外侮之證、惟內實者能拒之、即有所感、而邪不勝正、雖病無害、最畏者惟內虛之人、正不勝邪、邪必乘虛深入、害莫大矣、且今人虛弱者多、强實者少、設遇挾虛傷寒、而不知速救根本、則百無

邪有陰陽清濁之殊
病有表裏淺深之異
不辨而混治無不殺
人矣

一生故傷寒書曰陽證得陰脈者死正以陰脈即虛證也

傷寒邪在軀殼虛者原有補託散邪之法然仲聖辨析已極精詳毋庸再贅今云傷寒瘟疫俱屬外侮而不思瘟疫邪結膜原補之則殺人矣奈何混而不別乎

又曰此欲辨之惟脈爲主脈見微弱浮空舉按無力者即是虛證最不易解最不宜攻然治虛之法須察

見世俗之誤服補藥而死者多矣醫者不悟其故死者莫知其由蓋亦命也傷哉

虛實之微甚若半虛者、必用補爲主、而兼散其邪、若大虛者、則全然不可治邪、而單顧其本元氣一勝、邪將不攻自潰、

凡六氣外邪之病、其脈有可憑不可憑者、即如暑濕瘟疫等證、氣血爲濁邪壅蔽、脈道不清、或濡軟或芤滯、鼓動無力、若認爲虛而用補、使邪與氣血膠結、則輕病致重、重病必死矣、

又曰、凡治傷寒瘟疫宜溫補者、爲其寒邪凝滯、陽不

風寒爲輕清陰邪從表而入由淺入深瘟疫係穢濁熱邪隨氣吸入蓄於膜原中道膜原正當胃口若投補藥封裹其邪而無出路立變悶痧等證而死故傷寒初起誤補其害尚小虛者且須助中氣以托邪豈可不細辨而混治以

勝陰、非溫不能行、非溫不能復也、竟將傷寒瘟疫、同作一病而用補法、無怪世俗之不分邪正、但云補正即可去邪也、即此數則觀之、可知景岳先生、不明六氣變化之理、辨證論治、豈能善哉、不識六氣變化、由不明陰陽至理故也、即如醫易一篇中云、

神莫神於易、易莫易於醫、欲該醫易、理只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數、出於一耦一

殺人乎

奇、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又曰、天地形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坎離之道曰陰曰陽而盡之、

按此言天下事物之理、不出陰陽、則陰陽二氣、固不可偏重而偏舉也、乃下文忽然流於偏見而曰、合而言之、則陰以陽爲主、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也者、陽也、奇也、一也、丹也、易有萬象、而欲以一字統之者、曰陽而已矣、生死事大、而欲以一字蔽之者、亦

萬古不磨之論

曰陽而已矣
先生總要一心重陽故偏從陽邊說去不知毫釐千里之差夫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得中和之道也中和者陰陽兩平不偏不倚故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若是一陰二陽一陽二陰皆偏倚一邊失中和而非道矣今曰生也者陽而已矣則偏重夫陽豈生生之道哉天地者陰陽之父母也若資生惟陽而無須乎陰則但

妙語

一

以體而言爲理以用而言爲道用廣而體微也道者生化之始兆於未形之先故爲形而上器者成功之終止於形質之象故爲形而下確然

言天之大德曰生可矣何必曰地乎夫萬物之形莫不由陰陽五行之氣以成當形未成以先要必有所以成形之理理在形先幽深玄遠莫可端倪名之曰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氣化成形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物若材之成器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也易者表陰陽生成變化之象以明所以然之道則是統易者道而已矣若曰統易者惟陽是不揣其本反乖經義流於偏執也所以軒岐

之論陰陽也、千變萬化、無不歸於中和、此醫經與易經、用雖不同、而同、出陰陽、太極之源、可謂之醫卽易、易卽醫也、若不明其旨、而牽强穿鑿、則反悖經失道矣、生死事大、亦豈外乎道哉、

又曰、雖曰陽爲陰偶、而乾陽健運、陰爲陽基、而坤靜常寧、然坤之所以得寧者、何莫非乾陽之所爲、何以見之

故曰、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解難

陽動陰靜、自然之性也、艮卦、陽自下升、極上而止、

有止其所而不動之象、此戒人妄動、言當如艮卦之止靜也、爲因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故君子戒動、取法乎艮、今云所以止之便是動、不知何解、

是以陰性雖狡、坤道柔順、未聞其狡、狡乃論人非陰陽理未嘗不聽命乎陽、而因其强弱、以爲進退也、所以元貫四德、春貫四時、而天地之道、陽常盈、陰常虧、以爲萬物生生之本、此先天造化之自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不知道而妄

陽倡陰隨、陽施陰受、陽生陰長、陽殺陰藏、此陰陽體用、相資相成、出於自然、良由太極之一動一靜、二氣流行、進退升降、自有次序、而分春夏秋冬、以成造化之功、元雖首列、而乾之元陽實孕乎坤之至陰、故春雖首季、而春之發生實根於冬之歸藏、若無歸藏、但有生發、其氣不早竭乎、如以春陽爲重、冬陰爲輕、何異見子而忘母、非爲知道矣、天地之道、陰陽自平、方能生化不息、何有盈虧、若常盈

意揣度流於邪僻而不自知其害因而遺害於世非中人以上者誰能覺其害而辨其非哉

虧、則日積月累、盈必更盈、虧必更虧、陰氣早經偏絕、至今何有世界、惟二氣往來進退、亦如水之迴環、勢有緩急、故有六氣變化、主客參差、而致災病、然其進退節候、自有一定、故可測識其變、若謂因强弱以爲進退、則强者進多、弱者退多、必雜亂無序、焉能分四季六氣之節候哉、可見無强弱之異也、

惟是陽如君子、陰如小人、君子、則光明正大、獨立不

倚、而留之難、小人則乘釁伺隙、無所不爲、而進之易、安得春光長不去、君子長不死、惜乎哉、陽盛必變、逝者如斯。

陽若長在不退、譬如煮飯、熟不退火、成焦炭矣。所以成功者退、一定之理、若但有春而無秋、萬物何以成實乎、今願陽常留、是但貪其生、不願其成也、貪生不得、反以戕生、此後世之妄用桂附、冀其助陽延生、反致傷生者、皆出於此言、迷者至死不悟、

日相矛盾眞爲可笑

可慨也已

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亦象夫陽一陰二、反覺陰多於陽、

日昃月虧、則陰陽皆有不足之時矣、何以見陰多於陽乎、且上言陽常盈、陰常虧、爲先天造化、今又忽覺陰多於陽、卻從何處覺來、豈先天造化又不足爲憑乎、若以奇象爲一、耦象爲二、遂謂陰多於陽、則奇卽乾、陽乾爲天、耦卽坤、陰坤爲地、是地果

多於夭乎、可發一笑、

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期頤少而夭折多、此後天人欲之日滋也、

治少亂多、君子少小人多、壽少夭多、皆由人欲日滋、人欲日滋、卻因陰多陽少、所以必須桂附助陽、使陽多陰少、則人欲少、而壽多夭少、君子多而小人少、治世多而亂世少矣、可發一笑、

是以持滿捧盈、君子懼之、故聖人作易、至於消長之

由不識天人合一之理則異見紛紛聚訟不休而卒無定論使後學各立門戶將聖道決裂無存痛哉

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

消長淑慝三句朱子解坤卦爻辭爲治世之術而言非陰陽之理固有淑慝而當扶抑也聖人作易有象無辭扶抑之意安在哉若謂人身陰多陽少必當扶抑始能生存則人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天人非二理也天地之陰陽固生化不息誰爲扶抑而能然耶何不思之甚乎

非故惡夫陰也亦畏其敗陽德而戕伐乎乾坤之生

意耳、

乾爲陽、坤爲陰、陰敗陽德、乃又自戕其坤陰之生意乎、

以故一陰之生、譬如一賊、奇談夏至一陰生可名一賊生也　履霜堅冰至、貴在謹乎微、此誠醫學之綱領、生命之樞機也、一味助陽恐樞機偏絕奈何　是以易之爲書、一言一字、皆藏醫學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鑑、雖不言醫、而義盡其中矣、綱領故義盡其中　以扶陽抑陰爲醫學　又曰易天地之易誠

難易身心之易還易、不知天地焉識身心何有難易豈不可變理陰陽、扶陽抑陰、即謂之變理乎故以易之變化參乎醫則有象莫非醫、醫盡囘天之造化、以醫之運用贊乎易、則一身都是易、易眞系我之安危、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

此數語、教學醫者、走入黑暗窟中、摸索一生、不知頭南頭北、未見一點光明、於是歎景岳先生道高、非後學能領其旨、或有見解者、將卦象爻辭、寫在

甚矣每令廢人者何[illegible]

其害偏因聰明所致、聰明無所用之、其暗昧者反可學道乎、嗚呼、此道之所以難言、而夫子所以每欲無言、志於道者當於無

藥方上、自謂深明醫易、特以傲物、嗟乎、學醫人廢、豈不信哉、

甚矣、先生昧於易也、昧於易、斯昧於醫矣、昔人言學道最怕理障、理障者、幽微難明、似理非理、認其影而昧其體也、愈聰明則障愈重、蓋由博而不約、詳而不精、自負聰明博洽、終身不悟其非也、欲論陰陽變化之理、千百言足以盡之、乃泛騖廣喻、蕩蔓至六千言之多、俗學見之、驚爲心動魄歎爲希有、

言中求之聰明暗昧
均不相關也

其實只有陽少陰多、扶陽抑陰八字而已、扶陽抑陰、內經論病變治法之一端、今以為醫學綱領、名為尊經、實則悖經、若粗淺之文、是非易辨、害道尚輕、今以博洽之才、出之以韓蘇之筆、引經据典、淆亂其文、雖精通文墨者、讀之莫不深信歎服、此害道所以為甚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彰、為其似是而非、紫之亂朱也、若景岳者、豈不為醫門之楊墨乎、余之不避罪愆而為是言也、實痛夫斯

所以學道當於無言中求之

可知扶陽抑陰不過儒者取喻治世之法與醫理無關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者

岐之道將墜於地非敢自鳴以爭勝也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夫醫者必宗軒岐軒岐論陰陽常變之理原與羲聖一揆但羲聖止有卦象以表理並無文字語言儒者取象以陰陽進退消長喻世道治亂盛衰而治世之術莫先於進賢退不肖乃又以陽喻君子陰喻小人故曰扶陽抑陰設或當時以陰喻君子陽喻小人則勢必曰扶陰抑陽矣乃不明此義而以喻言會作實理已失易經本旨而更

則醫理儒理俱在其中

以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非但認影昧體、不啻千里之差、尤恐人不之信、多方引證、以實其說、盡皆似理非理、不慮流弊之害、積重難返、此所以不患無書、而患多書也、既昧陰陽至理、故亦不識人生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辨也、即如

大寶論中有云、內經於陰陽之理、惟恐人之不明、而切切諄諄、言之再四、奈何後學猶未能明、皆爲似是而非之說以障之也、余請先言其二、而後言其一、夫二者陰也、後天

由其博而不約詳而
不精昧正路而涉旁
門自以爲是終身不

之形也將耦作二已爲非理後天之形豈止孤陰而無陽乎一者陽也先天之氣也將奇作一已爲謬矣先天之氣豈止孤陽而無陰乎神由氣化而氣本乎天所以生發吾身者卽眞陽之氣也神由氣化則神從氣生矣發生吾身者卽眞陽之氣其生髀之氣豈爲假陽之氣耶形以精成而精生於氣所以成立吾身者卽眞陰之氣也成立吾身者卽眞陰之氣生精之氣又爲假陰之氣耶

既高談易理何反捨易經精蘊而取丹書精化氣氣化神之臆說作藍本而論先天後天無怪乎支

悟其非也

辟篇理明

離顚倒也豈不聞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卽天地卦象爲乾坤乾坤卽陰陽故又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當天地未分以先渾然之體名太極故稱先天天地既分以後生化萬物故名後天是故先天者陰陽未判也後天者陰陽已分也男女搆精妙合而凝始成一珠有氣無質卽太極渾然之體故名先天既而分形象如兩儀名爲陰陽遂生兩腎百骸次第而成均名後天也夫陽卽乾

聖經精蘊表而出之

類然悖理無可遁逃

陰即坤、今以陽爲先天、陰爲後天、則是以乾爲先天、坤爲後天矣、豈非大錯耶、乾爲天、坤爲地、先字之義安在哉、太極者、渾然一氣、所以能生陰陽五行萬物者、蓋有主宰存乎其先、即易所謂妙萬物之神也、若神由氣化、焉能主宰太極乎、陰陽不測之謂神、神即人之靈明也、亦名爲性、今言神由氣化、而氣本乎天、則是先有氣而後有神也、然則中庸嘗言天命之謂氣、率氣之謂性矣、豈有是理哉、可

偏執景岳自以爲是者讀之當惕然汗下

陽化氣陰成形兩句雖出內經殊不知經乃申明陽生陰長二句之旨經中明言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則形雖陰成中必有陽氣雖陽化中必有陰如噓氣成水其理顯然今曰形本屬陰又

見先生本末明易、乃强不知以爲知耳、既不自悟、而猶肆詆前賢、貽誤後學、嗚呼、其過深矣、

又曰、何謂一、一卽陽也、陽之爲義大矣、姑舉其最要者有三義焉、一曰形氣之辨、二曰寒熱之辨、三曰水火之辨、夫形氣者陽化氣陰成形、是形本屬陰、而凡通體之溫者陽氣也、一生之活者陽氣也、五官五藏之神明不測者陽氣也、及其旣死、則身冷如冰、靈覺盡滅、形固存、而氣則去、此以陽脫在前、而陰留在後

曰陰亘在後竟解作獨陰已乖經旨又言陰多於陽則更謬矣且經下文言形歸氣又言氣生形可見形氣本爲一物不能分析者也

非陰多於陽乎

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則凡有形之物莫非陰陽五行之氣所成豈可以形屬於陰乎蓋氣凝而成質形者氣之結也質消還爲氣氣者形之通也是故形氣本爲一物總由陰陽五行凝結而成所以形毀則氣散而死如殺傷之類也氣消則形敗而死如老病之類也夫一靈主於太極太極生陰陽五行以成形則謂之生五行陰陽

故內經言氣能生形形化則仍歸於氣其中妙理固非俗學所能測則不免妄意揣度而已

消散而太極毀則靈去而謂之死消散者陰陽五行之清氣遺留者陰陽五行之濁滓也濁滓亦終歸於盡而隨氣化矣既不明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理遂有似理非理之說以證陰多陽少之僻見所以惑人者深也

二曰寒熱者熱爲陽寒爲陰春夏之暖爲陽秋冬之冷爲陰若言陰多陽少莫非秋冬多於春夏乎當長夏之暑萬國如爐其時也凡艸木昆蟲咸苦煎炙然愈熱則愈繁不熱

是則偏之爲害、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則不盛、及乎一夕風霜、卽僵枯遍野、冬蟲夏草、冷反活而變蟲、熱反死而變草、又何也、不明陰陽至理、安可以淺見臆度乎、是熱能生物、而過熱者惟病、南方中熱邪而暴死者、常多於北方中寒者矣、寒無生意、而過寒則伐盡、然則熱無傷、是何言與、內經論熱病致死者、常多於他病、豈經言非乎、而寒可畏、非寒強於熱乎、

內經列六氣、火居其二、寒風濕燥、各居其一、今言寒強於熱、是顯悖經旨也、且言熱無傷、寒可畏、果如此說、則仲景之白虎、黃芩、瀉心、承氣等湯、皆爲

無用、而天下之藥、但須姜桂附子足矣、世俗之見
熱病、不用涼藥、非寒而妄投桂附致死者、皆出於
此言也、

三曰、水火者、水爲陰、火爲陽也、造化之權、全在水火、
而水火之象有四、則日爲太陽、火爲少陽、水爲太陰、
月爲少陰、此四象之眞形、而人所未達也、有鬭而異
之者、曰月本太陰、火豈少陽、何據云然、曰陽主乎外、
陰主乎內、此陰陽之定位也、陽中無太陰、陰中無太

陽中無太陰陰中無

太陽此以生化而言謂陽生陰老生少也若陰陽匹耦則太陽配太陰如日月之在天也少陰配少陽如水火之在地也故乾坤交而變坎離猶日月之能生水火也不明至理則顛倒錯亂悖經失道矣

陽、此陰陽之專主也、日麗乎天、此陽中之陽也、非太陽乎、月之在天、陽中之陰也、非少陰乎、水行於地、陰中之陰也、非太陰乎、火之在地、陰中之陽也、非少陽乎、

陰陽之道、互根互用、變化無方、今曰專主、曰定位、變成死物矣、然用雖變化、而理則一定、如坤與乾配、離與坎配、則日與月配、如乾坤、故稱太陽太陰、水與火配、如坎離、故稱少陰少陽、今反以月爲少

陰、則是以坤配離也、不明陰陽卦象、猶欲談易理乎、且火從日生、故稱少陽、水從月生、乃反稱太陰、是又以子爲母矣、何顛倒若是耶、

此等大義、誠丹溪所未知、杜撰創論誰人能知故引日月盈虧以證虛實、亦焉知水大於日、獨不慮陽之不足陰之太過乎、

丹溪言陽常有餘、原爲一偏淺見、而非至理、今以水大於日、爲陽之不足、又何異村夫村婦之見哉、

客曰、陰陽太少之說、固若有理、昧者必惑、至於水大於日、更謂陰之有餘、凡天下之火、不少也、陽豈獨在日乎、癡人說夢

曰、是更有妙理存焉、沉迷魔界而不悟、反謂自得妙理、即所謂理障也

夫陰陽之性、太者氣剛、故日不可滅、既氣剛不可滅、何慮其不足乎、水不可竭、此日爲火之本、水爲月之根也、月中可取水、則水從月生、今反言水是月之根、豈父從子生乎、可發一笑

少者氣柔、故火有時而息、月有時而缺、此火是日之餘、月是水之餘也、

○○○○○○○○○

發火息火皆由人、豈關於火、以火有時息而爲柔、

則晚間日落、亦如火息、又安得爲剛、眞如癡人說

夢也、火從日生、故火是日之餘、水從月生、何故反

以月爲水之餘、豈非自語顚倒乎、○或曰靈樞陰

陽繫日月篇云月生於水、故景岳以水爲月之根、

原有所本、豈可非乎、答曰景岳之謬、正由不明經

旨之故、按本篇、言人身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

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

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

火故在上者爲陽此以人身比天地陰陽之象非論陰陽生化之理也其言月生於水之生字必是主字之誤觀下文日主火句其理顯然可見且經中明言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又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蓋天地日月周流不息爲陰陽之體水火生化爲陰陽之用而用從體出故日中可取火月中可取水此其明徵也所以水火爲陰陽之徵兆若謂月從水生試問水中果可取月否

乎、何不思之甚耶、是故不明至理者、斷不可解經、正恐其不識全經之理、但執一二死句、穿鑿附會、遂謂本於經語、乖僻自用、而不知害道之深也、

惟其不滅、方爲眞火、而時作時止者、豈卽元陽、故惟眞陽之火、乃能生物、未聞有以烘炙而生物者、是安可以火喻日也、客曰、若如此言、則水誠太陰矣、可惜一般見解

上言火在於地爲少陽、世間萬物、豈非皆從地生

自相矛盾也

問得甚妙

乎、則時作時止之火、固已能生物者、今又云、時作時止者、非元陽、惟眞陽之火、乃能生物、然其生物眞陽之火、又作何狀耶、得非謂太陽之火乎、試問從太陽取出之火、與擊石取出之火、同一火耶、有不同耶、請先生細細分之、何者爲眞陽之火、何者爲假陽之火、奈何沉迷魔界、反謂自悟妙理、誠可憫也、地出之火、可用烘炙、從太陽取出之火、不可烘炙乎、烘炙不能生物、如以枯木曬於日下、能生

枝葉否乎、況如雞卵之類、人有用火溫養而出雛者、是烘炙亦有能生物者也、而不思天地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氣、不明至理、徒執形象之末、妄論有餘不足、誰假誰眞、無異癡人說夢也、

又曰、陽主生、陰主殺、經言陽殺陰藏、是陽又主殺矣、則必扶陰抑陽方爲善乎 凡陽氣不充、則生意不廣、而況於無陽乎、陽來則生、陽去則死矣、試以太陽證之、可得其象、夫日行南陸、在時爲冬、斯時也、非無日也、第稍遠耳、便見嚴寒難禦

之若此、此萬物彫零之若此、然則天地之和者、惟此日也、萬物之生者、亦惟此日也、設無此日、豈非六合盡冰壺、乾坤皆地獄乎、人是小乾坤、得陽則生、失陽則死、陽衰者亡、陽之漸也、恃強者、致衰之兆也、可不畏哉、

冬則大寒凝冰、夏則大熱如火、南陸北陸、相去無幾、何寒熱不同之甚哉、且如六月之夜、日沉九淵、豈不更遠、何以不似冬之嚴寒、而猶如火熾耶、殊

不知塞乎六合者惟陰陽二氣而已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象未可泥象執形而昧其理也夫寒暑往來者陰陽升降進退也但一日則有一日之升降一歲則有一歲之升降自子時陽升至巳而極午時陰升至亥而極故內經曰日中而陽隴（同隆）為重陽（陽極陰生）日西而陽衰（陽降陰出）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陽入陰升）夜半而陰隴為重陰（陰極陽生）夜半後陰衰（陰降陽出）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陰入陽升）此一日之升降也

世皆視爲尋常不知

或曰、此內經論人身營衛之氣升降、非論天地之氣也、答曰、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與天地同一橐籥、知天地之氣、卽可知人身之氣、知人身之氣、正可驗天地之氣也、景岳未明至理、且言人是小乾坤、若岐視天人、則不知三才一貫之大道矣、又如子月冬至、一陽升於九淵之下、爲復卦、至巳月而陽極、爲乾卦、午月夏至、一陰下升、爲姤卦至亥月而陰極、爲坤卦、故夏至後、陰氣自下而升、則井中甚

中有至理

飛走動植莫不由二氣相交生化而成是故陰陽貴平稍有偏駁則災病立見當其偏時或陰或陽原無一定醫者補偏救弊惟求其平而止豈可

冷、陽氣自上而降、故地上甚熱、冬至後、陽氣自下而升、則井中甚暖、陰氣自上而降、故地上甚寒、此一歲之升降也、蓋二氣升降、即陰陽相交、其所以然者、陰陽互根於太極、太極動靜、循環無端、故二氣往來、相交不已、其輕清者、爲陰陽之氣、重濁者爲陰陽之滓、輕清包外而上浮、名天、重濁凝中而下止、名地、其氣既包地外、又貫地中、太極動靜有常、故氣升降有序、其外包之氣、又多轉旋、與地中

固執一邊而曰扶陽抑陰則反使平者偏矣醫云乎哉

旋轉迴環升降進退雖變化萬端實則一元之運動而已動則變化動極而靜則復其常靜極復動循環無端故萬物生化不

升降之氣、參差變異、故內經以升降者爲主氣轉旋者爲客氣、以客加主、則變化出矣、又言日月爲陰陽之精氣、水火爲陰陽之徵兆、可知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象也、但日月隨轉旋之氣行地外、水火隨升降之氣行地中、迴環往復、無非渾元太極之一氣而已、是故積陽爲天、冬至後、陽漸升則天體漸廣而日行地上漸久、晝漸長夜漸短、夏至後、陽漸降則反是也、春秋二分、陰陽適平、故日行自

息也

東而西、則晝夜均、冬夏二至、陰陽極至、故日偏行南北、而晝夜有長短矣、皆爲轉旋升降、互交互變、歲序既周、仍復其常、二氣相交不已、則生化之道不息、故主氣升降有常、則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序有一定、其或春夏忽涼、秋冬反熱者、客氣加臨變化也、一歲之常變如是、則一日之涼燠陰晴亦如是、推之一時一刻皆然、則陰陽變化之道、安可窮盡哉、夫升降之氣行地中、如人身之營行脈中也、

所謂知天地之氣即

可知人身之氣知人身之氣正可驗天地之氣也

水火如營中之血氣也轉旋之氣行地外如人身之衛行脈外也日月如衛外之陰陽也故人衛氣晝行於陽應日之升也夜行於陰應日之沉也天地陰陽一日之升降如人之呼吸也一歲之升降如營衛之循環也良由天地人身同出陰陽太極之造化故內經論天人合一之理莫不互舉互證不徒分析者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不可偏偏則災害立至人身陰陽有偏則病生矣豈可以扶陽

如是明白開導若猶執迷自是眞爲下愚不移者也

抑陰爲醫學綱領、反使其偏勝乎、景岳既註內經、又談易理、何故不遵經義、乃謂日遠天寒以證陽少陰多之偏見、試思日之遠近相去幾何而寒熱懸殊、乃至若是乎、且既日遠爲寒、其井中反熱何也、由是觀之、自可灼見其非矣、蓋陰陽變化莫測其端、現象於日月水火、聖人觀象知理、因日以定月、因月以定歲、因歲以測升降之氣而分節序、因日月運行有遲速、乃勻以大建小建而定朔望節

一元運動故非二體

故不知天時不知地

氣遷流、與日月又有參差、則以小建之餘、積爲閏月、其歲時節序、始能相合、而循環無忒也、是以日月隨轉旋之氣而行、寒熱隨升降之氣而變、陰。陽。升。降。之。極。則。寒。熱。若。冰。炭。之。殊。此一歲之寒熱、因乾坤大氣之升降也、晝夜有溫凉、因日之偏正出沒也、乾坤大氣、若水之進退、日月流行、如瀾之迴環、源。流。本。末。非。二。體。也、但升降之氣有常、轉旋之氣多變、東南木火之方、則多熱、西北金水之方、則

廼不識人生稟賦源流風土氣化變異不可以爲醫也

二句直貫篇首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妙滔滔千百餘言層波疊浪義理無窮而二句收煞有橫江截流之勢眞大手筆也長於文者未必精於

多寒、中州以北、寒熱有常者、得升降之氣多也、極嶺以南、溫凉靡定者、得轉旋之氣多也、以是見天時地理、氣化民風之錯雜萬殊者、不出陰陽之變化、而二氣流行、豈非充塞乎六合哉、不明乎此、而泥象執形、以昧至理、安可論陰陽乎、景岳如不明經旨、則不當註經、若明經旨、而故爲僻說、以惑後學、則尤非理、世有遵信其說者、惑之甚矣、其後篇眞陰論、亦言陽以陰爲根、陰既爲陽之根、豈可反

理深於理者辭或不
能達二美兼備必傳
之作也

重枝葉而輕根本乎則扶陽抑陰之說又見其自
相矛盾也總而言之陰陽互根於太極必不可稍
偏偏勝則偏絕而太極亦毀矣故易言一陰一陽
之爲道內經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夫言平者不
使偏勝也秘者勿使發越也以陽性動而發泄發
泄太過眞元傷耗故特用一秘字嗚呼可知聖人
之意深矣此之謂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也今言
扶陽是更助其發泄也抑陰則不使其平和也非

天資學力兼全猶必虛心謹愼如是而稱司命庶或寡過矣乎

但不解聖人深意、而反顯悖經旨矣、豈不爲醫門之異端、後學之魔障哉、醫爲性命所系、雖明中和之道、而臨證之時、猶必細察天地六氣之變、風土剛柔之殊、人稟强弱之異、外感內傷之別、權衡補瀉之宜、必使藥病相當、而無一毫偏執、庶幾求合軒岐仲聖之道、此之謂醫學綱領、嗟乎、豈固陋剛愎者所能領會哉、

或問仲景非醫門之聖與、答曰、猶儒門之孔子、豈不

以爲聖乎然則孟子願學孔子而實傳孔子之道若景岳生平師範仲景故號景岳以表仰慕之意仲景曰陰證見陽脈者生陽證見陰脈者死豈非以陽爲重乎故景岳以扶陽抑陰爲主猶孟子之願學孔子也今子以景岳爲醫門異端得非謗之太甚乎答曰孟子學孔子實傳孔子之道若景岳雖慕仲景實未知仲景之道或反有以悖之者豈仲景之徒哉曰何以見之答曰仲景辨傷寒脈證之陰陽以決生死脈

大浮數動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陰證者邪在陰經也陽脈者正氣未虧也陽證者邪在陽經也陰脈者正氣不振也邪在陰經病爲重正氣不虧則生其在陽經者更無虞矣邪在陽經病爲輕正氣不振則死其在陰經者更難治矣此論邪正勝負以辨吉凶何嘗有扶陽抑陰之義耶仲景垂法惟辨脈證溫涼補瀉隨宜而施故爲時中之聖豈同後人一隅之說哉且景岳言丹溪之左金丸黃連吳茱寒熱並用爲

非則仲景之瀉心法芩連二薑大黃附子豈非寒熱並用乎瀉心所以保金左金所以平木名義雖殊理則一也乃不敢非仲景而非丹溪既以左金爲非安得以瀉心爲是以仲景稱聖故不敢非之耳余故言景岳未知仲景之道或反有以悖之者不其然乎且天下道理一而已矣醫理卽易理儒道卽醫道惜景岳辨別不眞耳夫道卽理理卽道異名而一體也在體名理在用名術在體名道在用名權權卽術術卽

權異名而一用也術者應變無方恰當其可而不出乎理不出乎理所以能恰當也權者因事裁制無不得宜而仍合乎道仍合乎道所以能得宜也故道理有一定之是非必辨之精而後是非見權術應無窮之變化必不可執而後用之靈然必體立則用行道理不明權術豈能施哉故天下有明其理而不能善其術者未有不明其理而能善其術者也有明其道而不能行其權者未有不明其道而能行權者也故

明體則知其所同達用則識其所異是故通儒方能通醫通醫莫不通儒

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知常易、通變難也、夫致中和、育萬物、爲儒者之道、卽醫者之道也、而和之育之、必本乎陰陽造化之理、此醫易之所同也、故不知儒理、不可以談易、不解易義、豈可輕論陰陽之理乎、儒者格致誠正、治人心病、醫者制度藥石、治人身病、此權衡之用異也、藥石治身、身與藥石、皆陰陽五行之氣所成、故必洞曉天地人身陰陽五行之理、而後方能善其衡、誠正治心、心中誠正、出於天理之自然、故必

克己復其天理之常而後方能行其權是故伊尹放太甲乃行權之一事若執爲儒道綱領豈不大謬乎哉扶陽抑陰爲治病之一法若舉爲醫學綱領豈不大謬乎哉且夫軒岐大旨猶似易明仲景之法實難領會蓋軒岐論陰陽五行病變之理爲道之體然明體而不達用者多矣所謂有明其理而不能善其術者也仲景辨經絡臟腑病邪淺深陰陽虛實參藥性氣味温凉補瀉以立治法窮盡變化仍合軒岐之旨

以二子配仲景爲四
大家之說起則仲景
之道遂晦矣傷哉

爲道之用、用不可執、應變無方、故難領會、景岳未明軒岐之道體、焉能達仲景之用、所謂未有不明其理、而能善其術者也、由是觀之、則景岳非仲景之徒也、千百年來、繼仲聖者實難其人、曰嘗聞河間論溫熱、丹溪主滋陰、東垣扶脾胃、皆補仲景所未備、故合爲四大家、則是繼仲聖者矣、答曰、此後世之膚見可哂也、夫仲景之書、無法不備、其旨合乎軒岐而窮變化、爲萬世規則、與聖道一脈相承、書雖殘缺、理法自全

豈待後人補之哉若三子雖有發明各舉一隅以立言執之則偏皆未達中和之道尚不足爲仲景之徒顧並而尊之不倫極矣曰然則子反以近時葉氏爲傳仲聖之心印豈眞賢於三子乎得毋阿其所好耶答曰道者天下古今之公器余豈得而私之朱子敘道統以濂溪周子接孟子豈漢唐之盛竟無人物可取乎正如孔門三千之多自顏子早逝後傳心印者惟曾子一人非箇中人誰能領畧此意也葉氏辨證

設方、無不參乎陰陽五行之理、則合軒岐之道矣、取古方之善者、因宜裁制、變化隨時、歸於恰當、則達仲景之用矣、明體達用、庶幾可傳心印乎、自非諸子舉一隅之見可同論也、然非箇中人、則又難言耳、曰、然則三子之說、執之則偏、而景岳亦有一節之長、何故子獨以景岳為異端乎、答曰、三子一隅之說易辨、故昔人謂其補古未備、而非全書、其偏易辨、則惑人少而害道輕、其發明處、則有功焉、若景岳者、以東垣論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補同於己、則褒之、劉朱異於己、則貶之、三子本皆各擘內經一節之旨、無所軒輊、景岳偏見而有褒貶、又以道統自任、名爲全書、妄稱典謨、更引易理聖言、曲證其扶陽抑陰、陰多陽少之偏見、强辭雄辯、雖知醫學者、不敢輕議其非、或更稱頌而贊揚之、所以惑人深而害道大、余竊窺軒岐之旨、傷俗弊之害、輒不自揣、思以補救將來、聊陳其概、非敢以訐爲直也、夫醫家治病、莫不欲其速愈、斷無害人之心、但醫理幽微、

醫爲仁術其術不精反以殺人若盡己之力無心之誤神明猶恕或藉醫名爲謀生

學識難到則必虛心謹慎而不剛愎自是或可寡過其患病之人不知醫理焉能辨別醫之優劣惟隨聲而趨人情皆然古今一轍世之誦景岳者不分內傷外感但云補正即可去邪偏執己見傷人而不自覺良由篤信景岳之說不明至理故也若見是篇而能悔悟痛改舊轍研究軒岐仲景之旨歸於中和庶可補過從前如不虛懷體察而剛愎自是則有心爲惡雖無殺人之刀已蘊殺人之念則必受報於冥冥中

之具、輕忽人命、難逃惡報、不如及早改圖爲善、所謂擇術不可不愼也

論靈藥害可使病者

也、上天鑒臨、可不畏哉、

或曰、嘗見誦景岳者、其門如市、昔人言良醫之門多病人、則其醫之良可知、何有傷人之失乎、答曰、病者若知醫理、則自治矣、何來就醫、不知醫理、豈能辨醫之庸良、一如蛾之赴燈、見光而投、斃者斃、來者來、燈。不。自。知。所。以。傷。蛾。蛾。亦。不。識。爲。燈。所。傷。仁者觀之、未有不惻然心動者也、或有外邪得補而暫伏、病似小愈、以爲功、不知暗傷而後更重、則歸咎於病、不咎於

警懼醫者慎焉

即上所云雖通人不敢議其非而更稱揚之也此受害而不知所以爲害之深也

醫或有病合於藥而幸愈者人皆稱誦不已則醫自信益堅稱誦漸傳則虛名漸盛名盛而赴者益多醫更自負偏執愈深而傷人愈衆必至如蛾赴燈俱在夢夢之中使在天之軒岐仲聖不禁痛哭流涕而長太息此余之不容不辨也乙酉歲余遊吳門遇嘉興汪孝廉平日博覽醫書尤謂景岳辯論勝而篤信之余初識未便深道其弊但與言六氣外邪誤補甚害彼亦不以爲意旋即回去嗣於秋仲又至蘇城其令

兄明府印世樟忽遣人邀余、言孝廉病重、余診視、見其面黑晦、反側不安、連呼救命、按脈已無、舌苔灰黃厚滯、乃詢病由、其令兄代云、本患瘧疾、自服補中益氣湯、瘧止數日後、復發、改服景岳何人飲不效、又服熟地理陰煎、忽沉重如此、余曰、本因伏暑發瘧、邪欲外出、得補中益氣、邪遂暫伏、故旋即復發、更進熟地等膩補、將邪斂聚膠結、一身氣血不行、經脈盡閉、故無脈而成悶痧之證、急使人挑之、血亦不出、徧請醫者、

似是而非之證最爲難辨東垣以手心熱爲內傷手背熱爲外感僅指風寒外邪而言而不知暑濕內熱正似內傷爲因古來惟以傷寒爲外感董

竟無法可施至晚而卒嗟乎景岳不明六氣陰陽之理論瘟疫傷寒混作一病有教人用人參熟地理陰煎等藥凡病必言其虛當補故篤信其說者傷人不自覺其非若暑濕之證脈濡濇無力頭痛或作或止倦怠惡食乍寒乍熱小便黃手心熱酷似東垣所論勞倦內傷既不明六氣外邪證治則必誤補非但害世或至自戕誦景岳而不究心六氣之病者可爲前車之鑒矣余於虛損論後有辨內傷外感證治之概

症並不知究六氣之理而仲景論溫暑各條甚少必因殘缺散失而又多混入傷寒條中以故溫暑等證誤作內傷者多矣近賢葉天士先生始詳細辨別厥功大矣而世俗淺學猶不留意冤哉

幸望明者察之、

或又曰、歷家亦有言日遠近爲寒熱者、何獨以景岳之說爲非乎、答曰、歷家推步盈虛、但精算法、其理氣未能甚明、曰、何以見之、答曰、即如天元歷理一書、自謂考覈精詳、乃反以古來月借日光之說爲非、而不自知見識未到也、余向有辨、今附後、請明者鑒政何如、

附辨日月體象

朱丹溪嘗言日無虧、故陽常有餘、月有虧、故陰常不足、後世偏執其說、害與偏從景岳同、夫陰陽二氣變化流行、互有偏駁之時、故有偏陰偏陽之病、豈可謂陰陽之理、固有偏勝之異哉、且日爲陽、故有光、月爲陰、本無光、因其借日映照而現光、光從日轉、則有背面側面、故人見有盈虧、其月體豈有盈虧哉、丹溪不明陰陽至理、且亦不識日月體象也、而天元歷理一書、亦不明日月體象、乃云

昔人謂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非也、日月皆爲天之精氣、何一有光、而一無光乎、

經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雖同行於天、其陰陽體象、自然不同、陽氣有光、陰精無光、亦一定之理、何以見月必有光乎、

特陰光不勝陽光、故日出而暗、日入而明、若曰借光、則晝當並明、何以晦暗、

既言月自有光、日入而明、則凡有月之時、必當如

日之圓、不應有缺、因其借日顯光、故向日半邊明、背日半邊暗、遂有圓缺之異、若晝時同行、亦必向日半邊有白光、背日半邊則無跡、若行度相近、則日高在上、月低在下、其光向上對日、人在下、故不見其形、今反言借光晝當並明、何也、如月自體有光、方能並明於晝、縱不能如日之明、其白光必圓、今或無跡、或向日半邊有白色、則其本體無光更可知矣、

蓋陽精積火故內明陰精積水故外瑩內明故通體皆明外瑩故半明半魄

半明半魄者必謂通體之光不能透澈也斷非截然中分之半明半暗也若截然中分明暗各半豈非變成死物必無是理矣謹按聖人設卦以火屬離水屬坎夫火生於日水生於月驗水火之明暗足知日月之體象也故昔人按坎離二卦論水火最爲確當離卦外陽內陰故火外明內暗坎卦外

陰內陽、故水外暗內明、火之內暗、人猶難見、若水之內明、入水者靡不親見、黑夜不見水色、則外暗又可知矣、蓋陰陽之道、互根互交、互藏互用、日陽而涵、陰、體、月陰而藏、陽、精、故月外明內暗、月外暗內明、以、其中有所藏、故陽能生陰、陰能生陽而生生不息也、月與天同色、故人不見其體、如以白布一圓、置大幅白綢上、近覩可辨綢布、遠覩則不能辨、惟見白色而已、月之在天、亦如是、夜中天氣黑

月體亦黑、如缸水置暗室、則不見水色、將燈照之、水光即現、但光淡、不及燈光之紅、月借日光、亦如是、良以水火、從月日而生、故相感之理無異也、今反謂火內明、水外瑩、則將坎離二卦顛倒矣、既非聖人設卦之理、尤可不辨而知爲謬也、

水火陰陽、相勝而相濟、故明則相向、魄則相背、日明與月明、必相對而轉、故向背從遠近而增損、於是有上弦下弦、若借光則圓體漸進、不當有弦、有弦者半

體之漸轉也、
此更自相矛盾也、既言日明與月明、必相對而轉、
又如何辨其爲自光、爲非借光乎、且云明相向、魄
相背、向背從遠近而增損、於是有上弦下弦、果如
此說、自必相近、則向多增明、相遠則背多損明、如
天圓鏡相對、斷無相近而反背多損明之理、然則
初三四日從西落月、卽從西現、則甚相近、必定向
多、應當增明、乃反損明、何也、十五六日從西落月

從東上、則甚相遠、必定背多、應當損明、乃反增明、何也、殊不知明相向者、正、如燈之照水、而現光、故向日半邊明、背日半邊暗、人見其背面則暗、見其側面則半明、何故又不當有弦乎、自弦而望、豈非圓體漸進乎、又言有弦者、半體之漸轉也、正因借光、故從半體而轉、若其自體之光、必當常圓、何反謂其非借光耶、豈眞截然半分、明暗各半、如死物乎、何不思之甚也、夫日月隨轉旋之氣而行、如燈

丸隨流水而旋轉、有高低遲速、日陽而氣高行速、月陰而氣低行遲、乃自然之理、因有高低遲速、故光從一方相照、人居下一方觀之、必兩丸對分左右、始能一見其圓光、餘皆見其背面側面、故有晦朔弦望之異、因其借日顯光、故有背面、若月自體之光、其丸雖轉、其光自圓、何有背面乎、若其自體之光有背面、則必截然中分、如死物、其半邊之光、隨自體而轉、不能與日相照不移也、光如照日不

者自體不轉則又無
晦朔弦望之變異可
知其必旋轉也旋轉
而行與日或近或違
或高或低故其形漸
變異則其借日之光
映照而然更可曉矣

移、則自體又不能轉矣、可知斷非明暗各半之死物也、既非明暗各半之死物、而兩光同轉、光又與日相照不移、實同水之對火而有光、則仍借日之光、以爲光、乃陰陽交感之妙理也、卽如日食月食、有幾省見、有幾省不見、或見食多、或見食少、此因地有高下、所見卽不同、則可知日月本無食、偶因轉旋偏傾之故耳、歷家以日食爲臣蔽君明、月食爲臣干君明、果爾、則見食處爲君所主、不見食處

獨非王士乎、可見非至理也、天象變異、垂示儆戒、感格之事、亦固有之、但不可拘泥以乖至理耳、夫晦者日月同宮、若初一猶行同道、日高月低、故月遮日光爲日食、日食必在朔也、旋卽兩丸斜去、故初三四日落後、月卽微露其光、漸轉爲上弦而至望、若兩丸又有傾側、則爲月食、故月食必在望也、當其偏傾、人見其食、而兩光本無缺也、少時歸度、則人見如舊、望後兩丸又斜轉去、人見微露黑體、

漸轉爲下弦而至晦、故聖人因日以定月、月轉十二回、則乾坤升降之氣一周、乃爲一歲、乾坤之氣一升一降、卽太極之一動一靜也、

或問兩丸同轉、如水滚球、何以知其然耶、答曰、理固如是、豈難解耶、體圓如球、隨轉旋之氣而行、焉得不轉、試觀流水浮物、凡長方者、始能橫直而行、若四方者、已有旋轉、何况圓物、日月隨氣而行、無異物隨流水而走、天地萬物同出一氣、故理無二

致、窮理即可格物若必眼見方信、則天下事物無限、又豈能盡見哉、不知隅反、更難與言窮理格物矣、

在晝則晦、在夜則明、猶之朔夜星多、望夜星少、蓋星月皆自有光、而精氣厚薄不同、有勝有不勝、非借之謂也、

既言星月皆自有光、而晝晦夜明、是謂無日則月光顯也、朔夜星多、是謂無月則星光顯也、然則凡

有月之夜、其光當圓、不當有缺、而朔夜星光全顯、月光有缺、何也、豈非又相矛盾乎、

譬如火在日下、則無光、置暗室、則光滿室、火光豈亦借日乎、

暗中火光滿室、月既自體有光、夜必常圓、更不當有缺矣、夫日中取火、火從日生、小光在大光中、自然不顯、猶父在子、不得自專也、火爲陽、外明內暗、水爲陰、外暗內明、火生於日、置暗室則明、水生於

月置暗室能明否耶以火比月將陽作陰可乎否耶夫水火生於月日故水火可驗日月之體象是因流溯源爲一定之理今以火比月又以星比月是不明陰陽至理徒以臆見揣度無怪乎將坎離卦理顛倒也

是以月食雖盡而紅光隱隱在上必不盡光自在體轉而向上也若借日爲光食盡則掩盡內映之光何從而得且月無光則星亦無光何以星明不因日之

遠近而變、
月食而光本無缺、故有見其不食之地、足徵其光
非缺也、見其食而內映有光、更可知其內明外暗
之體矣、內明外暗、非得日照、其光不顯、又可見陰
陽精氣互相交感、如磁引鐵之妙也、月爲陰精、故
體黑無光、借日之光、故隨日轉而有變、星乃五行
之氣所結、其自體有光、不隨日轉、則光不變矣、月
是月星是星、迥乎不同、月無光、何故星亦應當無

光耶、何不通若是乎、就如上節所言、星月皆自有光、然星光無圓缺、月有圓缺、豈非因借日光、隨日而轉之故乎、何不思之甚也、月之所以借日顯光者、陰陽交感之理也、人間夫婦、婦因夫貴、猶之月借日光也、故曰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天人非二理也、歷家乃以月之對日、如臣避君、故有圓缺、因有圓缺、謂之轉避、殊不思人居下一方而觀有圓缺、其光豈有圓缺哉、如果轉避、陰陽否隔、豈能相

交、何穿鑿之甚耶、日月並明而不相悖、以其相交、故並明不相悖、何轉避之有、由是言之、則星斷不能交、日不能交日、而自明其光、則不隨日轉、其光不變矣、月無光、而借日顯光、故隨日轉、人居一方觀之、遂有偏正背面之殊、乃見光之圓缺時變也、豈不明白易曉哉、是故乾坤定位、而後有陰陽、陰陽相交、而後有水火、水火既濟、而後有五行、合之則一本、分之則萬殊、體雖同而用各異、用各異、則

日月星辰、體象逈殊矣、故羲聖之卦、表其體、文王之卦、明其用、夫乾爲天、天本在上、坤爲地、地本在下、乃反名否、何也、蓋謂陰陽各居本位、則二氣否隔不交、今以月對日爲轉避、豈非否隔乎、陰陽否隔、何以生化萬物、可知斷無是理、而爲揣度之臆見也、故坤上乾下、則爲泰、泰者、陰陽交而生水火也、乾陽涵坤陰、則爲離火、坤陰育乾陽、則爲坎水、陰陽互藏互交、以故生化不息、以其陽中有陰、故

陽極則陰生、而乾變爲姤、陰中有陽、故陰極則陽生、而坤變爲復、乾坤姤復、表陰陽進退衰旺也、氣有衰旺、則又有變化、此日月星辰、風雷水火土石草木、飛走動植、體象紛紜、莫可數計、要不出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雖變化無窮、而陰陽五行之理、條貫不紊、其理不紊、故月是月、星是星、而水火土石、一切物類、亦各有體象、不可混論者也、日月昭象於天、而人未明其體、以其能生水

火、故以水火體象驗之、是爲至理、外此、更不足爲據矣、斷非臆見所可强定也、是故天元歷理之論日月、無異景岳之論陰陽、皆似是而非、不明至理、徒以臆說惑人而已、

論易理

或曰、治病不可偏陰偏陽、景岳以扶陽抑陰論醫、自謂原本易經、實則誤人不淺、而子駁之、是也、若謂易彖本無此理、則未必然、試思夫子贊易、於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又曰乃統天、坤之彖曰、至哉坤元、又曰乃順承天、夫坤何以不復言大、何以便言承天、坤之文言並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地道而等之妻道臣道、明乎地陰不敵天陽也、

答曰、大哉至哉、皆贊美之辭、無所軒輊、夫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則靜、靜極復動、循環無間、
而原其所始、則陽先陰後、陽倡陰隨、陽施陰受、爲
造化自然之理、卽以先後倡隨施受、而觀其性能
功用、則乾陽爲統天、而萬物資始、坤陰爲順承、而
萬物資生、既以順承爲用、而比之人情世事、則如
妻道臣道也、故以乾比君德、而曰陽尊、坤比母儀、
而曰陰卑、此尊卑二字、原從人情世事上立名、非

陽性動能施泄陰性靜能翕闢故不同陰無陽不生陽無陰不化故功用則一

陰陽之理、固有尊卑、所以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見得二氣流行、生化萬物、其性能不同、其功用則一。。。。。。。。。故曰大哉至哉、皆極賛之辭、何有尊卑哉、益可知伏聖卦象、止表陰陽流行生化、進退消長之理、並無文字語言、更從何處見其有尊卑扶抑之理耶、則尊卑扶抑之說、全是儒家爲治世之道設喻而已、

其於地天泰卦曰、小往大來、天地否卦曰、大往小來、

是明言陽大陰小也、

既是陽大、何故更要扶之、陰小、何故更要抑之、此

扶抑二字、尤覺無謂

至復卦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單曰見天心、而

合言曰、見天地之心、可見天地同賴此陽以爲主宰、

天地間所重、惟陽可知矣、縱不言扶陽而扶陽之意、

隱含言外、

此說更會意錯矣、何異景岳之言、統易者、惟陽之

謬見哉夫太極未判本無陰陽之名陰陽歸根仍是太極之體故易初之一畫卽是太極之象太極既判則以一奇表陽象一耦表陰象二合璧仍是易初一畫之太極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變化以表陰陽進退升降之理也爻象表陰陽爲太極之用太極爲陰陽之體而用從體出是故坤卦純陰之象卽是太極靜極之時靜極則復動故坤卦變復卽是太極初動之際所以言復其見

悟出妙理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此之謂也

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豈非太極渾元之體乎是觀其用之初動見其體之所在也世多不識故聖人明白指示特言天地之心教人領會此意由是可知心爲一身之主宰則主宰天地者太極也太極渾元未判尚無陰陽之名陽者天也今言主宰天地者爲陽何不竟言主宰天地者爲天可乎豈非舉其末而昧其本哉景岳謬誤在此故論先天後天之理皆錯先生得毋仍其謬乎叓云扶陽之

說出原委羣疑冰釋小人竊柄則如二君也想朱子亦因感觸時

意隱含言外、尤爲臆見而非理也、故此扶陽抑陰四字、雖出朱註、實本孔子、如云爲治世而言、則何不筆之於詩書春秋、而獨見之於易乎、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之道、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是以陽卦比君子、陰卦比小人、故朱子言扶陽抑陰

事而爲此言不料後人竟作易理解會而其正論易理處如云於象上會得者深文王之詞早不是伏羲之意等說反茫然不省可哂也

者欲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常治而無亂、所以上文有淑慝之分四字、豈非指君子小人而言、不然、陰陽流行、化生萬物、安有所謂淑慝哉、若以喩言作實理、則錯解易經、刻舟求劍、失之遠矣、故易象爲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爲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若謂扶抑二字、不爲治世而設、試問天地陰陽、流行生化、誰能扶之抑之乎、若果能之、亘古以來、可無災患矣、盍再思

之

就使爲治世而言、亦必爻象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否則空言、早落邊際、非四大聖人共成天地間第一部言道之書矣、世儒操筆、多落邊際、賢人或有之、聖人則四通八達、面面俱圓、必無是也、

上節既云扶陽抑陰四字、雖出朱註、實本孔子、是硬坐聖人有此意、此節言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是又硬坐聖人有此言、余實不解先生是何意

既執偏見則不自覺

其言之失也

虛贊聖人而不明聖道反成誣聖

見也、若爻象確有此理、定可明白指示、卻從何處見之、斷不能含糊籠統而泛說也、聖人之言、既面面俱圓而無邊際、則扶陽抑陰四字、已偏倚一邊、豈反不落邊際乎、何不思之甚耶、乃硬坐爲聖人之言、不幾於誣聖乎、且與上節雖出朱註四字、又相矛盾矣、

試卽天地論、天體陽、包乎地外、地體陰、處乎地中、非陽大陰小確証乎、

陽既大矣而又扶之、豈非更大、陰既小矣、而又抑之、豈非更小、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災、而扶之抑之、反使其偏、豈不害道而致災乎、可見爻象斷無此理、聖人斷無此言、不亦顯然哉、究實而論、天不過清氣、地不過濁滓、形雖大小、而陰陽之氣、何有大小哉、若有大小、豈能生化萬物乎、乃泥其形而昧其理、不可以論陰陽、即不可以談易也、

體天地之陰陽者、日月也、日陽月陰、日大月小、日萬古光明、月晦朔生死、且日行晝月行夜、同運並行、而定晝夜四時寒暑、以日不以月、非陽爲主陰爲輔乎、此節無所深義、聖人因日以定月、因月以定歲、因歲以分氣候節令批集論景岳篇末及辨日月體象篇、均暢發其義矣、日行速而高、月行遲而低、世人觀之、以爲高者其形必小、低者其形必大、殊不知月借日光以爲光、故其形之大小等耳、月之本

體無光、焉能知其大小哉、以其借光於日、光隨日轉、人居下一方觀之、故有晦朔弦望之異、其月體豈有盈虧生死乎、總因世人只能見形論形、不知理之所在、請觀拙集各篇自明、可毋贅矣、

又郎生人言之男子陽、女人陰、男帥女、女從男、夫爲妻綱、敵也云乎哉、

陽先陰後、陽倡陰隨、陽施陰受、造化自然之理、故易言乾統天、坤順承、諸義上已詳明矣、且陽性旣

能帥陰、何故又要扶之、陰性旣能承陽、何故又要抑之、更可見扶抑二字、斷非聖人之意、亦非爻象之理也、

且孩提陽盛、生氣日進、自幼而長而壯而强、步步生旺、五十以後、陰氣主事、便衰而病而老而死、步步死機、陽之關係生命也如是、扶陽抑陰、安可盡非乎、

若據此說、則必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矣、正是景岳似理非理之說、明明迴護景岳也、開首旣云余

駁景岳爲是乃又迴護之殊不可解也夫陰陽進退消長而萬物生長化收藏出於造化自然之理人爲萬物之靈稟陰陽太極之氣而同其機括試問少年生長之時豈止陽旺而陰不旺乎老年衰敗之際莫非止有陽衰而陰不衰乎何以見少年爲陽主事老年爲陰主事果爾則少年者皆當用凉藥助陰老年者皆當用熱藥助陽乎惟陽生命所關世之虛勞傷陰者多不可治莫非不關生命

乎可見仍是景岳之說豈非迴護景岳哉

又曰前已明言子駁景岳爲是豈又左袒哉今與子論易非論醫也

答曰醫理且置請問論易何如

曰醫易俱作自聖人作醫聖人未嘗不能作易作易聖人未嘗不能作醫但醫爲療病說法着重在人身一邊從先天順講到後天就敎人順承後天陰平陽秘足以治病便止於易中逆追先天道理不盡泄也

醫爲療病說法固然、但靈素之言、從天地說到人身、從人身說到天地、互舉互證、文如連環、三才一貫之道、暢發無餘、先天後天道理、原已包括於中、在人自去領會、先生將順承逆追、打作兩橛、還欠參悟、請細觀靈素、返究易經、再論何如、

易則全爲發明大道、必盡究先天後天如何、由後天而逆追先天、原其所始、要其所終、前無古後無今、包括二氏、牢籠百家、聖人盡性至命、實學實在於此、

此亦老生之常談也、夫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人皆熟聞、然其所以爲始、所以爲終者、又誰能知之、故曰、不知生、焉知死、既不能知、徒執空言、正如盲者之摸象、摸着足者、言象如柱、摸着尾者、言象如帚、紛爭不決、明眼旁觀、未免失笑、是故雖爲聖人之實學、實爲吾輩所茫然、不過作老生常談而已、醫家聖人所不盡泄者、易聖人都盡發之矣、聖人都已盡發、何故世間猶無明易之人乎、蓋所

謂盡發者文字語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不能盡理也故曰善易者不言易良以易理不在語言文字故也世人但知文字語言所以仍不能明易也

蓋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眞與易書比哉

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旣將先天後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截全體之見而不識

其體用所在也、

聖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

聖人爲治世之大道、不爲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嘗、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於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後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則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

知心之言聖人聞之必然莞爾

若僅以爲治世說法淺之乎讀易實淺之乎窺聖人矣。聖人一生心事只爲治世若不爲治世實無一事連易也不作也且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何往非爲治世之道乎六合以內除治世事外更有何事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者也正是先生淺覷治世之道非余淺之乎讀易淺之乎窺聖人也豈不聞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非治世之事乎

雖承虛贊卻非知己

當頭一棒

可知治世之道聖人猶日難周而先生反淺視之
則是先生之淺窺聖人門而淺之乎讀易矣
子之學有根柢能靠實內經陰平陽秘四字所以翦
裁諸醫家得失抑其太過補其不及悉有規矩不出
準繩得力乎此也然惟其單靠實此四字所以於易
家聖人從後天逆反先天功夫道理轉不理會據朱
子象上會得者深言上會得者淺兩語作論易丹頭
讀經先須明理若靠實字句即執一不通執中無

卽所謂同出陰陽太極之一源者

權、猶執一也、況可靠實字句哉、若拘執陰平陽秘四字而不悟其理、卽不能知扶陽抑陰之爲害矣、所以景岳嘗誦陰平陽秘、而反以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正因不悟陰平陽秘之理故也、是故。得力在。於。悟。理、醫理如是、易理如是、天下萬事、自古及今之理、莫不如是、卽所謂頭頭是道也、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知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是故醫理、卽易理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先天也、形而下者

苟能恬淡虛無自然陰平陽秘所以先天後天原是一貫非兩橛也

謂之器後天也恬淡虛無者先天也陰平陽秘者後天也形上形下者逆追順承之旨也靈素固已備論拙集太極發揮等篇頗詳其義先生或未之察耶然卻非扶陽抑陰之功夫此宗功夫實非易經道理也夫陰陽變化無方之謂易故聖人精蘊在卦象而非語言可形容一涉語言文字便落方隅即非變化無方之妙理矣所以朱子云讀易於象上會得者深言上會得者淺此眞論易之丹頭

讀易之妙訣非箇中人誠不足以語此今先生之意豈以朱子爲非反以枸執扶陽抑陰硬作易理爲是乎或者未曾理會得易經道理將錯用其功夫也

其實朱子本意以人執泥爻象但從言上探索不復進求其所以然故以二語喚醒之猶佛家以見月忘指提醒人一般意思

可見朱子正恐人執泥文字語言欲以二語喚醒

即以其人之言還治

其人之病

人無奈世人仍不能醒非但執泥爻彖并將扶陽抑陰之譬語硬作易理解會而云爻象確有此理正如執指作月而實未曾見月豈不辜負朱子之婆心哉

羲聖畫卦原包全部易經道理卦象月也易辭指也指固在月外非包在月內也世之讀易者多執指作月鮮能因指見月者苟能見月自然忘指何至拘執文字語言而費唇舌哉

但人苦無門悟入故文王作彖詞開示大段周公作爻詞發明隱細孔子申文王周公之意從後天兜轉先天如子之書謂一線穿成豈四聖人不一線穿成乎

兜轉先天者想是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也(拙集)出余一手故一意貫串四聖之易理則一貫而意義不同若謂文王即伏聖之意周公即文王之意孔子即周公之意豈不為彖詞贅

語哉不成其爲聖矣箇中人自能領略也

如云卦彖爻繫各自爲易則易書當分四部不當合爲一經矣

扶陽抑陰四字原是後儒爲治世設喻本非卦彖爻繫之理四聖皆發明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則共成一經雖爲一經而四聖各有意義不同故朱子云文王之詞早不是伏羲之意今先生之言是駁朱子也或者先生高見出於朱子則非余小子所

敢饒舌矣、

六十四卦、先儒或云定自伏聖、非始文王、此不必論、但文王作彖、已有大過小過、大畜小畜、大壯大有等卦名、凡言大者皆指陽、小皆指陰、可見陽大陰小、天地間至理、古聖人皆如此說、非出後人杜撰明矣

天地間至理、既然陽大陰小、古聖皆有此說、則扶陽抑陰、斷非聖人之言、必非易理、更可見矣、何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災、陽既大矣、而

又扶之、豈不更大、陰既小矣、而又抑之、豈不更小則偏勝甚矣、斷非道也、易經豈有非道之理哉、偏勝爲災、聖人豈有致災之言哉、乃云爻象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得非昧經理、而誣聖人乎、圓覺經云、圓覺之性、如牟尼珠映於五色、迷者謂珠體實有五色、世之論易者、執文言作易理、猶認珠體實有五色耳、

再就太極圖言之、自古圖式不一、有易太極圖、有古

太極圖、有周子太極圖、有來氏之圖、有道家太極圖、圖式縱多、理無二致、總不出陰陽未判名太極、太極動靜生陰陽、陰陽爲太極之用、太極爲陰陽之體而已、拙集已暢發其義、譬如風雨晦明、變態萬狀、總不出天地陰陽氣化流行之理、若泥其形而昧其理、則惑於多岐、莫知道之所在矣、

試就此圖觀之◐上白者陽、天也、下黑者陰、地也、皆後天也、惟中宮爲先天、

得意忘言未能得意則必死於句下

此圖爲太極動靜而生陰陽之初象、若據此圖、則陰陽固無大小、而先生言陽大陰小、天地間至理、則又自相矛盾矣、奈何、而況圖象猶不能盡其理者、如天氣下降爲雨、下降者陰也、地氣上升爲雲上升者陽也、陰陽變化無方、只可意會、莫能言宣言不能宣、圖象焉能盡其理哉、故曰、赤水元珠得之象罔、則泥象者猶失之、何況執泥文字語言、去理更遠矣、

看出病根

以後天言、則天地分列陰陽、自先天言、即天亦陰也、
惟先天一點、乃眞陽耳

觀先生之言、自丹書中來、或者未曾理會得易經道理、故被丹書所迷也、丹書稱先天爲陽、後天爲陰、每每牽引易經、似是而非、反乖易理、夫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爲天地、天地即陰陽、故又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在天地未分以先、故名先天、天。地。未。分。尙。無。陰。陽。之名、豈可豎稱先天

爲陽乎、如可稱陽、何以名太極哉、天。地。旣。分。以。後。陰。陽。五。行。俱。全。豈可槩稱後天爲陰乎、如可稱陰、何以名陰陽五行哉、豈不將名目理義全然紊亂乎、凡事有名有義、而理在其中、所以顧名必當思義、名義且不識、無怪辨理舛謬矣、可見丹書爲臆說、實非易理也、景岳旣迷丹書之言、而以世儒扶陽抑陰治世之喻言、硬作易理、又以之論醫、牽引內經陰平陽秘之文、而不辨其理、先生又承景岳

妙語解頤

之謬惜哉且如先天爲眞陽豈後天爲假陽耶以其爲假陽故自先天言卽天亦陰也天可稱陰世間男子亦可稱爲女人也故有巾幗丈夫之名乎可發一笑天既稱陰將以何字稱地乎敢問

此陽胚胎天地包含萬象仙佛聖賢均從此出道得之而仙釋得之而佛儒得之而聖人

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天字

釋典曰後去先來作主人以一靈賦於太極故爲先來五行陰陽消散則太極毀而靈始去故曰後去

正指先天而言、蓋一靈之性、賦於太極、太極生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則謂之生、若命令之自上而下也、氣化既盡、則五行陰陽消散而太極毀、則靈去而謂之死、所以言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是故萬物之生、莫不稟有先天之氣、若草木無情、則但有氣而無靈耳、今曰道得之而仙、釋得之而佛、儒得之而聖、豈止仙佛聖人方得此氣、其餘衆生所未有者乎、且先天尚無陰陽之名、故稱太極、今言

此陽胚胎天地此陽究爲何陽乎如此見解恐少
參悟功夫或未可以談易也
三教同歸大易秘旨盡性至命功夫全在乎此歷聖
心傳未便明說故以扶陽抑陰指示門徑扶陽者扶
此先天之陽也抑陰者抑此後天之陰也
以治世之喻言作易經之實理又以丹書先天爲
陽附會其說此陽既能胚胎天地尤必賴人扶之
此人者何人耶得非超出盤古女媧者乎觀道門

中書、自老氏以下、惟魏伯陽參同契、張紫陽悟眞篇、猶不乖經旨、與儒理異用同歸、其後丹書、如喝道眞言、性命圭旨等、尙皆正宗、不失老氏之意、餘則支離穿鑿、臆說橫陳、每必牽引易經作門面、竊祖師名目爲標幟、甚至千奇百怪、流於邪僻、未曾潛心參悟者、無不爲其所惑、是以旁門左道、邪教繁興、流毒於世、實堪太息、如景岳之大言煌煌、不外丹書作藍本、將易經靈素之文、牽合附會、眩惑

於人𡩋可悼也、夫歷聖心傳指示者、止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八字而已、未聞有扶陽抑陰之說也、精一者、即至誠無息之旨也、執中者、即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道也、是故中庸爲歷聖相傳之心、大學爲歷聖相傳之道、道。不。出。乎。心。心。不。離。乎。道。而其源、皆出於伏聖之易象也、既曰執中、又曰中和、更曰中庸、再曰君子而時中、則無論先天後天、陰陽氣化流行、生成萬物、斷無偏倚一邊之理、既

爲聖人、斷無偏倚一邊之言、扶陽抑陰四字、偏倚已極、原是後人爲君子小人設喻、豈可硬作易理、誣爲聖人之說乎、若不爲治世設喻、試問先天後天、陰陽生化自然之道、人將何法以扶之抑之乎、於此亦可省悟其理矣、

猶之佛家、教外密傳、凡夫安得知之、若云爲治世而言、抑何談之容易、靜讀繫詞上下傳、自然見得耳、

余固凡夫、雖靜讀詞傳至終身、實亦一無見得也

虛靈之性無法不有而無一法可得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若有一毫見得、卽有一毫執着、有。一。毫。執。着。卽。不。可。論。易。理。也。先生此言、必有見得儒家之教外別傳乎、教外別傳、是在易理之外、更非余所能領畧矣、佛家稱教外別傳、爲釋迦秘旨、自達摩始傳中國、以非語言所能指授、故稱教外別傳、而以棒喝、竪指、擊、又滚球等、點化人、並非密傳也、想先生亦係平日所誤聞耳、且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聖。人。治。國。平。天。下。正。是。盡。

所以云吾道一以貫之

兩橛則不一貫矣妙喻

性至命功夫。所以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體用一貫之理也。明德爲體、親民爲用、止於至善、則體用完全、然明體尚易、達用尤難、體者道也、用者權也、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將體用打作兩橛、以難者反視爲淺易、看得盡性至命四字、如買古董者、但見其希奇寶重、不知其用處、嗚呼、如斯談儒理者、訓詁之學也、不知儒理、焉能

知易理哉、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景岳昧於易理、執迷丹書先天爲陽後天爲陰之言、又要穿鑿扶陽抑陰四字、遂臆造陰多陽少陽弱陰强等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難辨、大壞軒岐宗旨、爲醫門魔障、遺害不淺、余故辨之、以明軒岐之正道也、今先生拘執易辭言陽大陰小、爲天地間至理、陽既大矣、又要扶陽、陰既小矣、又要抑陰、自覺刺謬、不得已去丹書中

尋出先天爲陽後天爲陰二語來、言扶陽者、扶先天之陽、抑陰者抑後天之陰、觀起首、言乾坤、言泰否、言天地日月、男女老少、陽大陰小、原說後天之陽、辨論到理屈難申、忽改言先天之陽、先天既不可稱陽、而前後自相牴牾、此所謂遁辭也、先生之言、雖與景岳小異、而病則同也、試思先天爲根本、後天爲枝葉、若云扶先天根本、理上還講得去、若云抑後天、則難解矣、譬如種樹、根本固宜培、豈枝

素性喝破

葉必當伐乎、如此粗淺意義、尙且講不過去、還說是歷聖相傳、指示之門徑、如此門徑、則爲旁門曲徑、必使人走入魔道、斷非歷聖之所指示者、若不急急省悟、恐爲害非淺矣、且觀先生之言、假名論易、陰爲迴護景岳、明眼自見、不可欺也、何故若先生之言爲是、則余之駁景岳爲非、易象若有扶陽抑陰之理、即爲造化自然之道、則治病必當扶陽抑陰爲綱領、是景岳爲是、而余爲非、則陰平陽秘、

不可爲醫學綱領矣、乃言不曾迴護景岳、眞欺人之談哉、然而拙集却最喜人批駁、何故、蓋凡至理、多難解會、愈辨駁、則愈明顯、拙集中多入理之談、而博洽聰明之人、猶且疑惑不解、況其下者乎、或至後世、橫生謗議、則余不及登答、遂成千古疑團、豈非憾事、況余以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爲是、若有當世高明、不吝賜教者、實爲余之幸也、尤跂余望之耳、

平心論

覽醫籍中言景岳之偏者不一而足但畧而不詳仍不能救流俗之弊余故考其致偏之由而備論之世之喜景岳者猶不省悟與余駁詰嗚呼是誠何心哉余豈故爲高論以訾議先輩乎余之言雖異於景岳而心則同也夫景岳之心原欲壽斯民於萬世未嘗非美意也無如限於學識見道未眞而又自用太過因見劉河間偏主涼瀉朱丹溪言陽常有餘欲矯二

家之偏只宜指出病端申明軒岐宗旨則盡善矣乃不出此而又臆造陽常不足之論不自覺其流弊甚於劉朱何故蓋劉朱各本內經一節之義以立言不過發其未發原非全經之理稍通醫學者即知其義則不蹈其偏而不為害矣景岳既造陽常不足之論乃多方引證以實其說將易註扶陽抑陰與內經陰平陽秘牽引附會而云出自文王周公孔子軒岐諸聖之旨非為一己私言以聳人耳目所以不獨淺學

彼愚雖通文墨、而自謂知醫明易者、猶篤信其言如與余駁詰諸人是也、此其爲害、故甚於劉朱矣、試思內經、不曰陰平陽和、而曰陽秘者何也、緣陽性動而發泄、發泄太過、眞元傷耗、故特用一秘字、此聖人之意深矣、若曰扶陽、則必更使動泄、抑陰、則必使其不平、此扶抑與平秘、理義相去、不啻天壤、而景岳牽合混說、以張大門面、故使信服者衆、若醫易大寶論等篇是也、以陰陽至理、不明論治內傷、則偏於助陽、六

氣之邪不辨則傷寒瘟疫混論其弊實難枚舉又以博洽之才逞其筆勢議論縱橫易於動人故遂家傳戶誦大行其書其信奉劉朱二家者未有若是之多也故余不得不徹底窮源抉其病根以當曉鐘一擊使人知軒岐仲景宗旨所在而劉朱各家之偏亦可因之以見是故區區之心未嘗異於景岳不知義理所在者不能諒余之心矣夫陽倡陰隨爲造化自然之道故陽能帥陰而陰賴陽之煦遍以生長陰能和

醫須息心參悟

其理

若扶陽抑陰則使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也

陽而陽藉陰之翕闢以固密此陰陽自然之性能所以經言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若病變不常或當扶陽或當抑陰惟應隨宜而施安可執爲一定之法乎後學之不明聖道者實由歷來諸家駁雜之說有以障之雜說愈多則聖道愈晦而生民之厄愈重稍具知識者能不爲之痛心哉且靈素十餘萬言而三才生化之道疾病傳變之由詳晰備論而治法則多針砭而少方藥以上古所宜也

迨夫仲景、紹聖軒岐、論傷寒雜病、綱舉目張、必詳辨脈證、而後始立一方、又反覆辨其疑似異同、則方藥隨宜變換、其精詳若是、而慎重若是、蓋治病制方固難、而辨證、爲尤難也、以後諸家著書、則大不然、不詳脈證、但題病名、如云傷寒者用某方、傷暑者用某方、兼某病者、用某方、復辭贅語、千篇一律、後學讀之、旣不知辨證、記誦許多方頭、每臨一病、徧試其方、幸而合者鮮矣、故有不藥爲中醫之說、良可慨也、旣以諸

家之書辭義淺近而易讀則反以聖經爲宜古不宜今終身不曾寓目而亦終身稱爲醫者譬如舉業家不讀四書五經但誦時文數百首每遇一題即以相似語言湊集成文不知義理所在其可乎否耶嗟乎醫道如斯亦可謂掃地矣是故學者必先參究靈素仲景之文通達其義理一若吾心之所欲言者然後博覽諸家如執衡鑑妍媸純駁莫能逃吾心目披沙揀金資益學識每臨一病胸無成竹惟審其虛實陰

不可外乎句下

陽表裏寒熱設法制方求其合病而止藥雖不同古方法度自然合古如葉氏醫案之所以爲傳仲景心印者正因其善能變化而無絲毫執滯仍不出聖道法度故也學者必由是而學也方爲醫道正宗否則盡是旁門左道甚則流於邪僻不獨害世或至自戕者有之可不畏哉可不慎哉雖然景岳所論陰證似陽戴陽格陽等證誠有發古未發之功學者必當參悟其理悟理方能辨之眞自不可因其所短而沒其

所長也是爲平心論耳

醫門棒喝卷三終